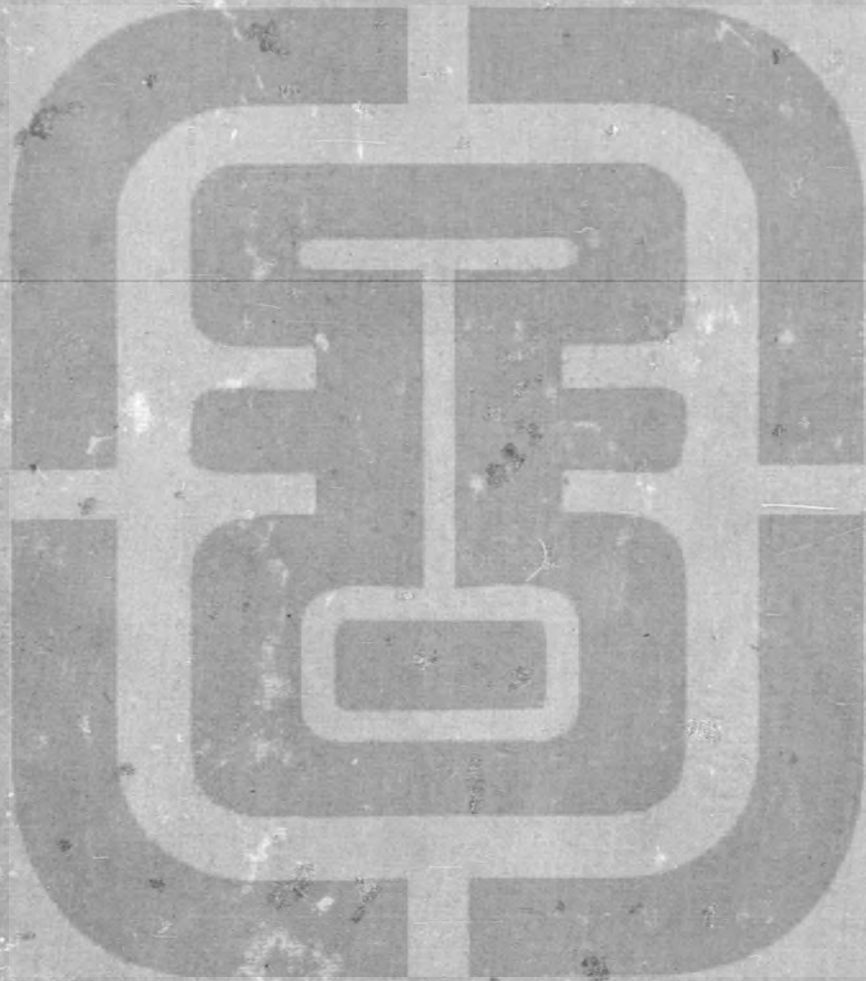


文

章

類

選



十五卷下
書類

興回紇可汗書

陸贄

皇帝敬問可汗弟兩國和好積有歲年申之以婚姻約之以兄弟誠信至重情義至深頃因賊臣背恩構成嫌釁天不長惡尋已誅夷使我兄弟恩好如舊周皓及踏本啜黑達干等至得弟來書省覽久之良以爲慰弟天資雄傑智識通明親仁善隣敦信明義罷戰爭之患弘禮讓之風保合大知用寧區宇惟茲盛美何以加焉朕之素懷與弟叶契爲君之道本務愛人同日月之照臨體天地之覆育其於廣被彼此何殊况累代以來繼敦姻戚與弟俱承先業所宜遵奉令圖自茲以還情契彌固垂之百代永遠無窮緬想至誠當同此意所附踏本啜奏請降公主姻不失舊頗叶通規待弟表到即依所請宣示百寮擇日發遣緣諸軍兵馬收京破賊頌立功勳賞給數多府藏虛

竭其馬價物且付十二萬疋至來年三月更發遣一
般餘並續續支付弟宜悉也安西北庭使人入奏並
却歸本道至彼且差人送過令其速達弟所寄馬並
到深愧厚意

與土蕃將書

陸贄

初尚覽鑠論莫陵悉繼等至省所陳奏朕具悉之國
家與大蕃親則舅甥義則隣援悉人繼好固是常規
朕嗣位君臨思安兆庶常以信讓爲事不以爭競爲
心區域雖殊覆育寧別贊普天資仁德好生惡殺與
朕同心重修舊好會蕃漢將相告天地神祇約誓之
言至嚴至重大信一立義無改移所請奉天盟書勒
於清水碑石審詳事理頗甚乖違往歲賊臣稱兵竊
據城關尚結贊志惟嫉惡義在救災頻獻表章請收
京邑朕以宗廟社稷悉在上都但平寇戎豈惜訓賞

遂許四鎮之地以荅收京之功旋屬炎蒸又多疾疫
大蕃兵馬便自抽歸既未至京有乖始望奉天盟約
豈合更論朕欲苟循彼情便令黠刻則是非務實信
不由衷欺天罔神莫大於此凡曰通好貴於推誠將
垂百代之名豈顧一時之利但以事之去就須定是
非若不辨明便成姑息親隣之義豈所宜然故遣使
臣與卿詳議卿是大蕃輔佐必當智識通明事理昭
然不足疑惑儻有他見且具奏聞審細研窮須歸至
當所論先許每年與贊普絲絹一萬匹段者本來立
約亦爲收京然於舅甥之情此乃甚爲小事二國和
好即同一家此有所須便當不恡彼有所要此固合
供以有均無蓋是常理贊普若須繒帛朕即隨要支
分多少之間豈拘定限假使踰於萬疋亦當稱彼所
求朕之所重者信誠所輕者財利思與率土同臻大

和想卿深體至公務存大義安人保境垂美無窮勉
思令圖以副朕意今遣倉部郎中兼侍御史趙幸與
來使同往書中意有不盡並令趙幸口宣尚結贊論
莽羅等嘗總師徒遠來赴難功雖未就義則可嘉其
所領將士等朕先許與賜物一萬匹段並已排比許
卿所商量指定此使却回即發遣往今各賜卿少物
至宜領之

論裴延齡姦蠹書

陸贄

十一月三日具官臣某惶恐頓首獻書皇帝陛下臣
聞君子小人用捨不並國家否泰恒必由之君子道
長小人道消於是上下交而萬物通此所以爲泰也
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於是上下不交而萬物不通此
所以爲否也夫小人於蔽明害理如目之有昧耳之
有充嘉穀之有蟲深木之有蠹也昧離婁之目則天

地四方之位不分矣充子野之耳則雷霆蠅黽之聲
莫辨矣雖后稷之穡禾易長畝而蟲傷其本則零瘁
而不植矣雖公輸之巧臺成九層而蠹空其中則圯
折而不支矣是以古先聖哲之立言垂訓必殷勤切
至以小人爲戒者豈將有意讎而沮之哉誠以其蔽
主之明害時之理致禍之源博傷善之釁深所以有
國有家者不得不去耳其在周易則曰大君有命開
國承家小人勿用必亂邦也在尚書則曰除惡務本
去邪勿疑在毛詩則曰無縱詭隨以謹無良曾是培
克歛怨以爲德盜言孔甘亂是用餒讒人罔極交亂
四國在論語則曰惡利口之覆邦家者在春秋則曰
聚斂積實不知紀極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諸庸回
服讒蒐慝天下之人謂之四凶在禮記則曰小人行
險以徼幸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小人使

爲國家而災害並至雖有善人無如之何臣頃因讀書常憤此類不圖聖代目覩斯人戶部侍郎裴延齡者其性邪其行險其口利其志凶其矯妄不疑其敗亂無恥以聚斂爲長策以詭妄爲嘉謀以括克斂怨爲匪躬以靖譖服讒爲盡節摠典籍之所惡以爲智術冒聖哲之所戒以爲行能可謂堯代之共工魯邦之少卯伏惟陛下協放勛文思之德而鑒其方鳩僇功體仲尼天縱之明而辨其順非聖僞則天討斯得聖化允孚小往大來孰不欣幸跡其姦蠹日長月滋陰祕者固未盡彰敗露者猶難悉數今請粗舉數事用明欺罔大端悉非隱微皆可覆驗陛下若意其負誘則誠宜亟爲辨明陛下若知其無良又安可曲加容掩願擇左右親信兼與舉朝公卿據臣所言閱實其事儻延齡罪惡無狀即臣之奏議是誣宜申典刑以制虛忘俾四海法朝廷之理兆人戴陛下之明得失之間其體甚大不當復有疑慮使辨之不早以竟失天下之望也前歲秋首班宏喪亡特詔延齡繼司邦賦數月之內遽銜功能奏稱勾獲隱欺計錢二十萬貫請貯別庫以爲羨財供御所須永無匱乏陛下欣然信納因謂委任得人旣賴贏餘之資稍弘心意之欲與作浸廣宣索漸多延齡務實前言且希睿旨不敢告闕不敢辭難勾獲旣是虛言無以應命供辦皆承嚴約苟在及期遂乃搜求市鄽豪奪入獻追捕夫匠迫脅就功以勒索爲名而不酬其直以和雇爲稱而不償其傭都城之中列肆爲之晝閉興役之所百工比於幽囚聚詛連羣遮訴盈路持綱者莫敢致請巡察者莫敢爲言時有致詰爲言翻謂黨邪醜直天子轂下囂聲沸騰四方觀瞻何所取則蕩心于上

歛怨於人欺天陷君遠邇危懼此其罪之大者也摠
制邦用度支是司出納貨財太府攸職凡是太府出
納皆稟度支文符太府依符以奉行度支憑按以勘
覆互相關鍵用絕姦欺其出納之數則每旬申聞其
見在之數則每月計奏皆經度支勾覆又有御史監
臨旬旬相承月月相繼明若指掌端如貫珠財貨少
多無容隱漏延齡務行邪諂公肆誣欺遂奏云左藏
庫司多有失落近因檢閱使置簿書乃於糞土之中
收得銀十三萬兩其足段雜貨百萬有餘皆是文帳
脫遺並同已棄之物今所收獲即是羨餘悉合移入
雜庫以供別勅支用若其時時宣進止悉依所奏施
行太府少卿韋少華抗表上陳殊不引伏確稱每月
申奏皆是見在數中請令推尋足驗姦計兩司既相
論執理須辨鞠是非臣等具以奏聞請定三司詳覆

若左藏庫遺漏不謬隱匿固合抵刑如度支舉奏是
虛誣誑亦宜得罪陛下既不許差三司按問又不令
檢奏辨明度支言太府隱漏至多而以華所任如舊
太府論度支姦欺頗甚而延齡見信不渝枉直兩存
法度都弛以在庫之物為收獲之功以常賦之財為
羨餘之費罔上無畏示人不慚此又罪之大者也國
之府庫用實貨財物合入官則納于其內事合給用
則出乎其中所納無非法之財所出無不道之用坦
然明白何曲何私而延齡險猾售姦詭譎求媚遂於
左藏之內分建六庫之名意在別貯贏餘以奉人主
私欲曾不知王者之體天下為家國不足則取之於
人人不足乃資之於國在國為官物在人為私財何
謂贏餘後須別貯是必巧詐以變移官物暴法以刻
歛私財捨此二途其將為取陛下方務崇信不加檢

裁延齡既怙寵私益復放肆錄積又逋欠妄云察獲姦賊總計緡錢八百餘萬聽其言則利益雖大考其事則虛誕自彰或是水火漂焚或緣旱勞傷敗或因兵亂散失或遭寇賊殺戮或准法免徵或經恩合放或人戶逃迸無處追尋或綱典拘囚不免填納或沒入店宅歲久摧殘或收獲舟舩年深破壞類皆如此難以殫論在人者並無可科徵屬官者悉不任貨賣但存名額虛掛簿書大抵錢穀之司皆取財物減少所以相承積累不肯滌除每當計奏之時常充應在之數延齡苟稱察獲遂請徵收恢張利門誘動天聽貽誚侮於方岳賈愁怨於烝黎于茲累年一無所得其爲踈妄亦曰殆哉陛下姑欲保持曾無詰問延齡謂能蔽惑不復懼思茲威既沮於四方儉態復行於內府由是蹂躪官屬傾倒貨財移東就西便爲課績取此適彼遂號羨餘愚弄朝廷有同兒戲諸州輸送布帛度支不務準平抑制市人賤通估價計其所折即更下徵重困疲氓展轉流弊旣彰忍害且示不誠及其支送邊州用充和糴則於本價之外例增一倍有餘布帛不殊貴賤有異剝徵罔下旣以折估爲名抑配傷人又以出估爲利事多矛盾交駭物情窮邊牆夫痛憤切於骨髓下土編戶冤叫徹於蒼旻而延齡以冒取折估爲公忠苟得出估爲賸利所謂失人心而聚財賄亦何異割支體以徇口腹哉殊不寤支體分披口安能食人心離析財豈能存此又罪之大者也平原遠鎮扼制蕃戎五原要衝控帶靈夏夷獠榛蕞翦逐豺狼崎嶇繕完功力纔畢地猶曩絕勢頗孤危新集之兵志猶未固尤資贍恤俾漸安居頻勅度支令貯軍糧常使平原有一年之蓄鹽州積半

年之儲循環轉輸不得闕數近者二鎮告急俱稱絕
糧陛下召延齡令赴中書遣希顏宣旨質問延齡確
言饋餉不絕儲蓄殊多歲內以來必無闕乏希顏懼
其推互邀令草狀自陳狀亦如言略無疑畏陛下覽
其所奏翻謂軍吏不誠遂遣中官馳往檢覆道路無
轉運之跡軍城無旬日之儲將卒嗷嗷幾將不守有
如是之顛沛有如是之欺謾按驗既明恩勞靡替其
爲蠱媚曠代罕聞此又罪之大者也國之憲度會府
是司位列諸郎猶應辰象任居六事實代天工內摠
轄於庶官外敷化於列郡舉措繫生靈之命得失關
理亂之源爲人執儀安可容易未有大官弛縱而能
使群吏服從朝典陵遲而欲禁天下暴慢是以天寶
將季揚國忠爲吏部尚書亟於私庭詮集選士果令
逆豎得以爲詞史策書之足爲國恥而延齡放情亂

紀又甚國忠懈於夙興多闕會朝之禮徇其鄙次天
墮省署之儀從郎曹於里閭視公事於私第盡室飲
官厨之饌填街持簿書之書復有諸部參辭四方申
請決遣資其判署去就俟其指攜延齡或聚客大誇
不令白事或縱酒憑怒莫敢入言至有迫切而來逾
旬未省輸納之後累月不歸資糧罄於滯淹筋力困
於朝集晨趨夕散十百爲羣里中喧闐常若闐闐衢
巷列屠古之肆邑居成逆旅之津離次慢官虐人數
法求之今古鮮有其倫此又罪之大者也摠領財賦
號爲殷繁自非識究變通智權輕重大不失體細能
析微濟之以均平益之以勤肅近無滯事遠無壅情
網條之下無亂繩鑿照之內無隱匿然後人不困而
公用足威不厲而姦吏懲苟或未然則非稱職況延
齡以素所僻戾之質而加之以狂躁滿盈既情且驕

事何由理遂以國家大計委於胥吏未流當給者無
賄而不支應徵者受賕而縱免紀綱大壞貨賂公行
苟操利權貴竊邦柄近者度支小吏屢爲府縣所繩
鞠其姦賊無不狼籍通結動連於節將交私匪止於
苞苴威福潛移乃至於是職司失序固亦可知此又
罪之大者也風教之大禮讓爲先禮讓之行朝廷爲
首朝廷者萬方之所宗仰羣士之所指模觀而效焉
必有甚者是以朝廷好禮則俗尚敬恭朝廷尊讓則
時恥貪競朝廷有失容之慢則凌暴之弊播於人朝
廷有動色之爭則攻鬪之禍流於下聖王知其然也
故選建賢德以爲公卿使人具瞻不論而化昔周之
方盛多士盈朝時靡有爭用能俾又故其詩曰慎爾
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又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
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羣臣相與事上敬而能和言

語動作靡有不善也周德旣衰小人在位務相僂侮
以至危亡故其詩曰方茂爾惡相爾矛矣又曰既之
陰汝及予來嚇又曰涼曰不可履背善譽言小人將
惡怒是憑肆其偏心以相詬病也陛下勤脩儀文
以靖四方慎選廉官以貞百度內選則股肱耳目外
選則垣翰藩維濟濟師師咸欽至化庶相感率馴致
大和而度支憑寵非威恃權縱暴侵剽軍鎮匱闕資
糧將帥每使申論廷給率加毀訾或措誣隱盜或謗
訐陰私或數其出處賤微或億其心志邪悖詞皆醜
媒事悉加諸匹夫見凌猶或生患況將帥素加委遇
多著勲庸縱有踰分取求但宜執理裁處苟當其所
孰敢不從豈可對彼偏裨恣行侵辱使其慚覲於麾
下憤恥於朝廷惟口起羞諒非細故爲國聚斂實由
斯人而又虐害羣司幸其闕敗庶從羣典逞於兇悖

氣吞等夷諫蓄郎吏時有履道而不爲屈撓守官而
莫肯由從遭其詆訶事則尤劇或辱兼祖父或毀及
家門皆名教所不忍聞敘述所不堪紀其爲構陷抑
獲多端故示兇威使人懼憚人之狂險乃至於斯上
虧大猷下扇流俗魚休禮義之府曠汚清明之朝此
又罪之大者也度支舊管牛驢三千餘頭車八百餘
乘循環載負供饋邊軍既有番遞之倫永無耕配之
擾延齡苟逞近劫不務遠圖廢其葺脩減其薪材車
破畜耗略無孑遺每須載運軍資則令府縣差雇或
有卒承別旨須赴使期遂於街市之間虜奪公私雜
畜披招頗甚費損尤多吏因生姦人不堪命所減者
則奏以爲利所費者則隱而不論破費徇虛多如此
類度支應給宮內及諸司使署養薪焚等除稅草之
外餘並市供所用旣多恒須貯備舊例每至秋獲之

後冬收之時散開諸場逐便和市免費高價復資貧
人公私之間頗謂兼濟延齡悉隳舊制但飾姦情旋
計芻薪價錢以爲節減剝利及乎春夏之際景結已
殫霖潦之中樵蘇不繼軍廩輟墊官厨待然告闕頻
煩於聖聰徵催絡繹於省署崎嶇求買何暇計量糜
捐官錢不啻累倍聯蹙狼狽率以爲常此則春鑿之
所明知物情之所深駭事之外繆觸緒皆然臣愚以
謂若斯之流不過歲費國家百萬緡錢及事體非宜
耳其爲罪惡未足傾危事之可憂不在於此是以不
復詳舉以煩聽覽也至如矯詔之態誣罔之辭遇事
輒行應口便發靡日不有靡時不爲自非狀迹尤彰
足致其禍者文難以備陳也延齡有詐僞亂邦之罪
七而重之以耗斲闕遺愚智共知士庶同憤以陛下
英明鑒照物無遁情固非延齡所能蔽虧而莫之辨

也或者聖旨以其甚招嫉怨而謂之孤貞可託腹心
以其好進讒諛而謂之盡誠可寄耳目以其縱暴無
畏而謂之強直可肅姦欺以其大言不疑而謂之智
能可富財用將欲辨衆議而收其獨行俛殊寵而冀
其大成儻陛下誠有意乎在茲臣竊以爲過矣夫君
天下者必以天下之心爲心而不私其心以天下之
耳目爲耳目而不私其耳目故能通天下之志盡天
下之情夫以天下之心爲心則我之好惡乃天下之
好惡也是以惡者無謬好者不邪安在私託腹心以
售其側媚也以天下之耳目爲耳目則天下之聰明
皆我之聰明也是以明無不鑒聰無不聞安在偏寄
耳目以招其蔽惑也夫布腹心而用耳目辨與紂俱
用之矣舜之意務求己之過以與天下同欲而無所
偏私由是天下臣庶莫不歸心忠謹旣聞玄德逾邁
故虞書云臣作朕股肱耳目又云明四目達四聰言
廣大也紂之意務求人之過以與天下違欲而溺於
偏私由是天下臣庶莫不離心險詖旣行昏德彌熾
故商書云崇信姦回大雅云流言以對寇攘式內言
邪僻也與天下同欲者謂之聖帝與天下違欲者謂
之獨夫其所以布腹心而任耳目之意不殊然於美
惡成敗若此相遠豈不求過之情有異任人之道不
同哉太宗嘗問侍臣何者爲明君何者爲暗主魏徵
對曰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又
曰秦之胡亥偏信趙高肆其姦欺卒至顛覆徵之此
說理致甚明簡冊備書足爲鑒戒趙高指鹿爲馬意
弄假君歷代流傳莫不痛憤陛下每覽前史詳考興
亡固亦切齒於斯人傷心於其主臣謂鹿之與馬物
類猶同豈若延齡掩有而爲無指無而爲有陛下若

不以時省察得無使後代嗟謂文甚趙高者乎斯愚
臣所以焦慮疚懷以陛下爲過者良有所以也夫理
天下者以義爲本以利爲末以人爲本以財爲末本
盛則其末自舉末大則其本必傾自古及今德義立
而利用不豐人庶安而財貨不給因以喪邦失位者
未之有也故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
有德必有人有人必有土有土必有財百姓足君孰
與不足蓋謂此也自古及今德義不立而利用克宣
人庶不安而財貨可保因以興邦固位者亦未之有
焉故曰財散則人聚財聚則人散與其有聚斂之臣
寧有盜臣無令侵削兆庶以爲天子取怨于下其有
若此者行罰無赦蓋爲此也殷紂以貪冒失人而亡
周武以散發得人而昌則紂之多蔽適所以爲害已
者之資耳尚何賴於財賄哉太宗亦云務蓄積而不
恤人甚非國家之計隋氏不道聚斂無厭所實洛口
諸倉卒爲李密所利此則前代已行之明効聖祖垂
裕之格言是而不懲何以爲理陛下初膺寶曆志翦
羣兇師旅繁興徵求濫廣權筭侵剝下無聊生是以
涇原叛徒乘人怨咨白晝犯闕都邑眩庶恬然不驚
反與賊衆相從比肩而入官殿雖蚩蚩之性靡所不
爲然亦由德澤未浹於人而暴令驅迫以至於是也
于時內府之積尚如丘山竟資兇渠以餌貪卒此時
陛下躬覩之矣是乃失人而聚貨夫何利之有焉車
駕旣幸奉天逆泚旋肆圍逼一壘之內萬衆所屯窘
如涸流庶物空匱嘗欲發一健步出視賊軍其人懇
以苦寒爲辭跪奏乞一襦袴陛下爲之求覓不致竟
憫默而遣之又嘗宮壺之中服用有闕聖旨方以戎
事之急不忍重煩於人乃剝親王飾帶之金賣以給

直是時行從將吏赴難師徒倉黃奔馳咸未冬服漸
屬凝沍且無薪爇飢凍內攻矢石外迫晝則荷戈奮
迅夜則映堞呻吟凌風飈冒霜霰踰旬而衆無攜貳
卒能走強賊全危城者陛下豈有嚴刑重賞使之然
耶唯以不厚其身不藏其資與衆庶同其憂患與士
伍共其有無乃能使捐軀命而扞寇讎餒之不離凍
之不憾臨危而不易其守見死而不去其君所謂聖
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此其効也及乎重圍旣解諸
道稍通賦稅漸臻貢獻繼至乃於行官外廡之下復
列瓊林大盈之司未賞功勞遽私賄玩甚沮惟新之
望頗攜死義之心於是輿誦興譏而軍士始怨矣財
聚人散不其然歟旋屬蝨賊內攻翠華南狩奉天所
積財貨悉復殲於亂軍旣遷岷梁日不暇給獨憑大
順遂復皇都是知天子者以得人爲資以蓄義爲富
人苟歸附何患篋資義苟脩崇何憂不富豈在貯之
內府方爲已有哉故藏於天下者天子之富也藏於
境內者諸侯之富也藏於園倉篋匱者農夫商賈之
富也柰何以天子之貴海內之富而擧行諸侯之弃
德感守農商之鄙業哉陛下若謂厚取可以恢武功
則建中之取旣無成矣若謂多積可以爲已有則建
中之積又不在矣若謂徇欲不足傷理化則建中之
失傷已甚矣若謂歛怨不足致危亡則建中之亂危
亦至矣然而遽能靖滔天之禍成中興之功者良以
陛下有則身脩勵之志有罪已悔懼之詞罷息誅求
敦尚節儉渙發大號與人更新故靈祇嘉陛下之誠
臣庶感陛下之意釋憾迴憲化危爲安陛下亦當爲
宗廟社稷建不傾不拔之永圖爲子孫黎元垂可久
可大之休業懲前事徇欲之失後日新盛得之言豈

宜更縱檢邪復行刻暴事之追悔其可再乎臣又竊
慮陛下納彼盜言墮其姦計以爲持咥等攫怨集有
司積聚豐盈利歸君上是又大繆所宜慎思夫人主
昏明繫於所任咎繇夔契之道長而虞舜享濟哲之
名皇甫聚橋之嬖行而周厲嬰顛覆之禍自古何嘗
有小人柄用而災禍不及邦國者乎譬猶操兵以刃
人天下不委罪於兵而委罪於所操之主畜蠱以殃
物天下不歸咎於蠱而歸咎於所蓄之衆理有必然
不可不察臣竊慮陛下以延齡之進獨出聖衷延齡
之言多順宸旨今若以罪寘肆則以爲衆所擠故欲
保持用彰堅斷若然者陛下與人終始之意則善矣
其於改過不吝去邪勿疑之道或未盡善焉夫人之
難智著自淳古試可乃已載於典謨陛下意其賢而
任之知其惡而棄之此理之常于何不可儻陛下猶

未知惡但疑見擠固有象恭挾詐之人亦有黨邪害
直之士所資考覈兩絕欺誣陛下以延齡爲能愚臣
以延齡爲罪能必有跡罪必有端陛下胡不指明其
所効之能以表忠賢按驗其所論之罪以考慮實與
衆同辨示人不私若能跡可稱而罪端無據則是黨
邪害直之驗也陛下當繩其傷善以勵事君罪端有
徵而能跡無實則是象恭挾詐之驗也陛下當糾其
包禍以戒亂邦如此則上之於下釋嫌構之疑下之
於上絕偏惑之議何必忠邪無辨枉直莫分薰蕕同
藏其臭終勝此則小人道長之象也實時運否泰安
危之所繫豈但有虧聖德不利善人而已乎陛下若
以必與已同者爲忠良自我作者無改變如此則上
之所欲莫不諂上之所失莫不從水火相濟不爲非
金礪相須不爲是取過作非不足戒捨已從人不足

稱爲意是行則臣輔或幾乎息矣臣輔息則理不可
致仲尼所謂一言喪邦者在於予之言而莫予違也
事關興亡固不可忽希旨順默浸已成風贊之使言
猶懼不旣若又阻抑誰當貢誠伏恐未亮斯言請以
一事爲證只如延齡凶妄流布寰區上自公卿近臣
下逮輿臺賤品誼誼談議億萬爲徒能以上言其人
有幾陛下誠令親信博採輿詞參校比來所聞足鑒
人間情僞臣以星鄙任當台衡旣極崇高又承渥澤
豈不知觀時附會足保舊恩隨衆沉浮免貽厚責謝
病黜退獲知幾之名黨姦苟容無見嫉之患何急自
苦獨當豺狼上違懼情下餌讒口良由內顧庸昧一
無所堪夙蒙眷知唯在誠直綢繆帳展一紀于茲聖
慈旣以此見容愚臣亦以此自負從陛下歷播遷之
寵旒觀陛下致興復之艱難至今追思猶爲心悸所
以畏覆車而駭懼慮燬室而悲鳴蓋情激于衷雖欲
罷而不能自默也因事陳執雖已頻繁天聽尚高未
垂諒察轉申悃款以極愚誠夏深故語煩懇迫故詞
切以微臣自固之謀則過爲陛下慮患之計則忠慶
軀奉君非所敢避活名衛直亦不忍爲頹迴睿聰爲
國熟慮社稷是賴豈唯微臣不勝荷恩報德之誠謹
昧死奉書以聞臣誠惶誠恐頓首再拜

與趙元昊書

范仲淹

伏以先大王歸向朝廷心如金石我真宗皇帝命爲
國姓特以骨肉之親封爲夏王履此山河之大旌旗
車服降天子一箠恩意隆厚始終如一齊指晉文之
盛無以過此朝聘之使往來如家牛馬駝羊之產金
銀繒帛之貨交受其利不可勝紀塞垣之下踰三十
年有耕無戰未忝雲合甲冑塵委養生葬死各終天

年使蕃漢之民爲堯舜之俗此真宗皇帝之至化亦先大王之大功也自先大王薨替今皇震悼累日嘻吁遣使行弔賻之禮以大王嗣守其國爵命崇重一如先大王時者大王以本國衆多之情推立大位誠不獲讓理有未安而遣行人告于天子又遣行人歸其旌節朝廷中外莫不驚憤請收行人戮於都市皇帝詔曰非不能以四海之力支其一方念先帝歲寒之本意故夏王忠順之大功豈一朝之失而驟絕之乃不殺而還假有本國諸蕃之長抗札於大王而能會容之若此乎省初念終天子何負於大王哉二年以來疆事紛起耕耨廢耒織者廢杼邊界蕭然豈獨漢民之勞邪使戰守之人日夜射沈競爲吞噬死傷相枕哭泣相聞仁人爲之流涕智士爲之扼腕天子遣仲淹經略西事而命之曰有征無戰不殺非幸王

者之兵也汝往欽哉仲淹拜手稽首敢不夙夜于懷至邊之日見諸將帥多務小功不爲大略甚未副天子之意仲淹與大王雖未嘗享會嚮者同事於朝廷於天子則父母也於大王則兄弟也豈有孝於父母而欲害于兄弟哉可不爲大王一二而陳之傳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大王世居西土衣冠語言皆從本國之俗何獨名稱與中朝天子侔擬名豈正而言豈順乎如衆情莫奪亦有漢唐故事單于可汗皆本國極尊之稱具在方冊仲淹料大王必以契丹爲比故自謂可行且契丹自石晉朝有援立之功時已稱帝今大王世受天子建國封王之恩如諸蕃中有叛朝建者大王當爲霸主率諸侯而伐之則世世有功王王不絕乃欲擬契丹之稱究其體勢昭然不同徒使瘡痍萬民拒朝廷之禮傷天地之仁

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
曰仁是以天地養萬物故其道不窮聖人養萬民故
其位不傾又傳曰國家以仁獲之以仁守之者百世
之朝昔在唐末天下洶洶羣雄咆哮日尋干戈血我
生靈腥我天地滅我禮樂絕我稼穡皇天震怒罰其
不仁五代王侯覆亡相繼老氏曰樂殺人者不可如
志於天下誠不誣矣後唐顯宗祈于上天曰願早生
聖人以救天下是年我太祖皇帝應祈而生及歷試
諸難中外忻戴不血一刃受禪于周曠輔荆湖西川有九
江萬里之限一舉而下豈非應天順人之至乎由是
罷諸侯之兵革五代之暴垂八十年天下無禍亂之
憂太宗皇帝聖文神武表正萬邦吳越納疆并晉就
縛真宗皇帝奉天體道清淨無爲與契丹通好受先
天王貢禮自茲四海熙然同春今皇帝坐朝至晏從
諫如流有忤雷霆雖死必赦故四海之心望如父母
此所謂以仁獲之以仁守之百世之朝也仲淹料建
議之初人有離間妄言邊城無備士心不齊長駟而
來所向必下今以強人猛馬奔衝漢地二年于茲漢
之兵民蓋有血戰而死者無一城一將願歸大王者
此可見聖宋仁及天下邦本不搖之驗也與夫間者
之說毋乃異乎今天下乂平人人泰然不習戰鬥不
熟紀律劉平之徒忠敢而進不顧衆寡自取其困餘
則或勝或負殺傷俱多大王國人必以獲劉平爲賀
者鄭人侵蔡獲司馬公子燹鄭人皆喜惟子產曰小
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而後鄭國之禍皆如
子產之言今邊上訓練漸精恩威已立有功必賞敗
事必誅將帥而下大知紀律莫不各思奮力効命爭
議進兵如其不然何時可了今招討司統兵四十萬

約五路入界著其律曰生降者賞殺降獲精強者賞
害老弱婦女者斬遇堅必戰遇險必奪可取則取可
城則城縱未^能賀蘭之居彼之兵民降者死者所失多
矣是大王自禍其民官軍之勢不獲而已也仲淹又
念皇帝有征無戰不殺非辜之訓夙夜于懷雖師帥
之行君命有所不受奈何鋒刃之交相傷心衆且蕃
兵戰死者非有罪也忠於大王耳漢兵戰死者非有
罪也忠於天子耳使忠孝之人肝腦塗地積累怨魄
爲妖爲災大王其可忽諸朝廷以王者無外有生之民
皆爲赤子何蕃漢之限哉何勝負之言哉仲淹與招
討太尉夏公經略密學韓公嘗議其事大王如能以
愛民爲意禮下朝廷後其王爵承先大王之志天下
孰不稱其賢哉一也如衆多之情三讓不獲前所謂
漢唐故事如單于可汗之稱尚有可稽於本國語言
爲便復不失其尊大二也但臣貢上國存中外之體
不召天下之怨不連天下之兵使蕃漢邊人復見康
樂無死傷相枕哭泣相聞之醜三也又大王之國府
用或缺朝廷每歲必有物帛之厚賜爲大王助四也
又從來入貢使人口稱蕃吏之職以避中朝之尊按
漢諸侯王相皆出真拜又吳越王錢氏有承制補官
故事功高者受朝廷之命亦足隆大王之體五也昨
有邊臣上書乞招致蕃部首領仲淹亦已請罪大王
告諭諸蕃首領不須去父母之邦但回意中朝則太
平之樂遐邇同之六也國家以四海之廣豈無遺才
有在大王國者朝廷不戮其家安全如故宜善事主
以報國士之知惟同心嚮順自不失其富貴而宗族
之人必更優卹七也又馬牛駝羊之產金銀繒帛之
貨有無交易各得其所入也大王從之則上下同其

美利生民之患幾乎息矣不從則上下失其美利生民之患何時而息哉仲淹今日之言非獨利於大王蓋以奉君親之訓救生民之患合天地之仁而已惟大王擇焉

請杜醇先生入縣學書

王安石

人之生久矣父子夫婦兄弟賓客朋友其倫也孰持其倫禮樂刑政文物數制事爲其具也其且孰持之爲之君臣所以持之也君不得師則不知所以爲君臣不得師則不知所以爲臣所以并持之也君不知所以爲君臣不知所以爲臣人之類其不相賊殺以至於盡者非幸歟信乎其爲師之重也古之君子尊其身耻在舜下雖然有鄙夫問焉而不敢忽歛然後其身似不及者有歸之以師之重而不辭曰天之有斯道固將公之而我先得之得之而不推餘於人使同我所有非天意且有所不忍也某得縣於此踰年矣方因孔子廟爲學以教養縣子弟願先生留聽而賜臨之以爲之師某與有聞焉伏惟先生不與古之君子者異意也幸甚

答孫元規大資書

王安石

某不學無術少孤以賤材行無可道而名聲不聞於當世巨公貴人之門無可進之路而亦不敢輒有意於求通以故聞閣下之名於天下之日久而獨未嘗得望履舄於門比者得邑海上而聞左右之別業實在弊境猶不敢因是以求聞名於從者卒然蒙賜教督讀之茫然不知其爲愧且恐也伏惟閣下危言讜論流風善政簡在天子之心而諷於士大夫之口名聲之盛位勢之尊不宜以細故苟自貶損今咳唾之餘先加於新進之小生疑左右者之誤而非閣下之

本意也以是不敢即時報謝以忤眎聽以累左右而自得不敢之誅顧未嘗一日而忘拜賜也今茲使來又拜教之辱然後知閣下真有意其存之也夫禮之有施報自敵以下不可廢况王公大人而先加禮新進之小生而其報謝之禮缺然者久之其爲罪也大矣雖聰明寬閎其有以容而察於此而獨區區之心不知所以裁焉

答司馬諫議書

王安石

某啓昨日蒙教竊以爲與君實游處相好之日久而議事每不合所操之術多異故也雖欲強聒終必不蒙見察故略上報不復一一自辯重念蒙君實視遇厚於反覆不宜函荅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實或見恕也蓋儒者所爭尤在於名實名實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實所以見教者以爲侵官生事征利拒諫

以致天下怨謗皆不足問也某則以謂受命於人主議法度而修之於朝廷以授之於有司不爲侵官舉先王之政以興利除弊不爲生事爲天下理財不爲征利闢邪說難任人不爲拒諫至於怨誹之多則固前知其如此也人習於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俗自媚於衆爲善上乃欲變此而某不量敵之衆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則衆何爲而不洵洵然盤庚之遷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盤庚不罪怨者亦不改其度蓋度義而後動是而不見可悔故也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爲以膏澤斯民則某知罪矣曰今有當一切不事守前所爲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無由會晤不任區區向往之至

上范司諫書

歐陽脩

月日具官謹齋沐拜書司諫學士執事前月中得進
奏更報云自陳州召至闕拜司諫即欲爲一書以賀
多事勿空未能也可諫七品官爾於執事得之不爲
喜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失一
時之公議係焉今世之官自九卿百執事外至一郡
縣吏非無責管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其封郡
逾其境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
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以其有司也若天
下之得失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
擊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爾故士學古
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爲宰相必爲諫官諫官雖卑與
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
然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
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于殿

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
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
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係天下之事亦任天
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
之失職也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子之
譏著之簡冊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懼也夫
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重而非材
且賢者不能也○近執事始被召於陳州洛之大夫
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來不爲御史必爲
諫官及命下果然則又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賢
也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直辭正色面爭庭論者非
他人必范君也拜命以來翹首企足矜乎有聞而卒
未也竊惑之豈洛之士大夫能料於前而不能料於
後也將執事有待而爲也○昔韓退之作爭臣論

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
待而然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譏脩獨以謂不然當退
之作論時城爲諫議大夫已五年後又二年始庭論
陸贄及沮裴延齡作相欲裂其麻纒兩事耳當德宗
時可謂多事矣接受失宜數將強臣羅列天下又多
猜忌進任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須七年
耶當時之事豈無急於沮延齡論陸贄兩事耶謂宜
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爲諫官七年適遇延齡
陸贄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
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今之居官者
率三歲而一遷或一二歲甚者半歲而遷也此又非
可以待乎七年也今天子躬親庶政化理清明雖爲
無事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官者豈不欲聞正議
而樂讜言乎今未聞有所言說使天下知朝廷有正

士而彰吾君有納諫之明也夫布衣韋帶之士窮居
草茅坐誦書史常恨不見用及用也又曰彼非我職
不敢言或曰我位猶卑不得言得言矣又曰我有待
是終無一人言也可不惜哉伏惟執事思天子所以
見用之意懼君子百世之譏一陳昌言以塞重望且
解洛士大夫之惑則幸甚幸甚

上田樞密書

蘇洵

天之所以與我者豈偶然哉堯不得以與丹朱舜不
得以與商均而瞽瞍不得奪諸舜發於其心出於其
言見於其事確乎其不可易也聖人不得以與人父
不得奪諸其子於此見天之所以與我者不偶然也
夫其所以與我者必有以用我也我知之不得行之
不以告人天固用之我實置之其名曰棄天自卑以
求幸其言自小以求用其道天之所以與我者何如

而我如此也其名曰褻天棄天我之罪也褻天亦我之罪也不棄不褻而人不我用不我用之罪也其名曰逆天然則棄天褻天者其責在我逆天者其責在人在我者吾將盡吾力之所能爲者以塞夫天之所以與我之意而求免夫天下後世之譏在人者吾何知焉吾知免夫一身之責之不暇爲人憂乎哉○孔子孟軻之不遇老於道途而不倦不愠不性不沮者夫固知夫道之所在也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不足相與以有爲也我亦知之矣抑將盡吾心焉耳吾心之不盡吾恐天下後世無以責夫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而彼亦將有以辭其責也然則孔子孟軻之目將不瞑於地下矣夫聖人賢人之用心也固如此如此而生如此而死如此而貧賤如此而富貴升而爲天沉而爲淵流而爲川止而爲山彼不預吾事

吾事畢矣切怪夫後之賢者不能自處其身也飢寒困窮之不勝而號於人嗚呼使吾誠死於飢寒困窮耶則天下後世之責將必有在彼其身之責不自任以爲憂而我取而加之吾身不亦過乎○今洵之不肯自列於聖賢然其心亦有所甚不自輕者何則天下之學者孰不欲一蹴而造聖人之域然及其不成也求一言之幾乎道而不可得也千金之子可以貧人可以富人非天之所與雖以貧人富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天子之宰相可以生人可以殺入非天之所與雖以生入殺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今洵用力於聖人賢人之術亦已久矣其言語其文章雖不識其果可以有用於今而傳於後與否獨怪夫得之之不勞方其致思於心也若或起之得之心而書之紙也若或相之豈無

一言之幾於道者乎千金之子天子之宰相求而不得者一旦在已故其心有以自負或者天其亦有以與我也曩者見執事於益州當時之文淺狹可笑飢寒困窮亂其心而聲律記問又從而破壞其體不足觀也已數年來退居山野自分永棄與世俗日踈闊得以大肆其力於文章詩人之優柔騷人之清深孟韓之溫醇遷固之雄剛孫吳之簡切投之所向無不如意嘗試以爲董生得聖人之經其失也流而爲迂晁錯得聖人之權其失也流而爲詐有二手之材而不流者其惟賈生乎惜乎今之世愚未見其人也作策二道曰審勢審敵作書十篇曰權書洵有山田一頃非凶歲可以無飢力耕而節用亦足以自老不肖之身不足惜而天之所與者不忍棄且不敢棄也○執事之名滿天下天下之士用與不用在執事故敢

上神宗萬言書

蘇軾

熙寧四年二月日殿中丞直史館判官告院權開封府推官臣蘇軾謹昧萬死上書皇帝陛下臣近者不度愚賤輒上封章言買燈事自知瀆犯天威罪在不赦席藁私室以待斧鉞之誅而側聽逾旬威命不至問之府司則買燈之事尋已停罷乃知陛下不惟赦之又能聽之驚喜過望以至感泣何者改過不吝從善如流此堯舜禹湯之所勉強而力行秦漢以來之所絕無而僅有顧此買燈毫髮之失豈能上累日月

之明而陛下翻然改命曾不移刻則所謂智出天下而聽於至愚威加四海而屈於匹夫臣今知陛下可與爲堯舜可與爲湯武可與富民而措刑可與強兵而服戎虜矣有君如此其愚負之惟當披露腹心捐棄肝腦盡力所至不知其他乃者臣亦知天下之事有大於買燈者矣而獨區區以此爲失者蓋未信而諫聖人不與交淺言深君子所戒是以誠論其小者而其大者固將有待而後言今陛下果赦而不誅則是旣已許之矣許而不言臣則有罪是以願終言之臣之所欲言者三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而已人莫不有所恃人臣恃陛下之命故能役使小民恃陛下之法故能勝伏強暴至於人主所恃者誰與書曰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言天下莫危於人主也聚則爲君民散則爲仇讎聚散之間不容毫釐故天下歸往謂之王人各有心謂之獨夫由此觀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於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燈之有膏如魚之有水如農夫之有田如商賈之有財木無根則槁燈無膏則滅魚無水則死農夫無田則飢商賈無財則貧人主失人心則亡此理之必然不可追之災也其爲可畏從古以然苟非樂禍好狂輕易喪志則孰敢肆其曾臆輕犯人心昔子產焚載書以弭衆言賂伯石以安巨室以爲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而子夏亦曰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已也惟商鞅變法不顧人言雖能驟至富強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義見刑而不見德雖得天下旋踵而亡至於其身亦卒不免負罪出走而諸侯不納車裂以徇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間豈願如此宋襄公雖行仁義失衆而亡田常雖不義

得衆而強是以君子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
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是而衆之所樂則國以久
安庾亮之召蘇峻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則反爲危辱
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
者也今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悅矣中外之人無賢不
肖皆言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使副判官經
今百年未嘗闕事今者無故又創一司號曰制置三
司條例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
分行營幹於外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奇吏皆
惶惑賢者則求其說而不可得未免於憂小人則以
意而度於朝廷遂以爲謗謂陛下以萬衆之主而言
利謂執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商賈不行物價騰踊
近自淮甸遠及川蜀喧傳百口論說百端或言京師
正店議置監官變路深山當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

減刻兵吏廩祿如此等類不可勝言而甚者至以爲
欲復肉刑斯言一出民且狼顧陛下與二三大臣亦
聞其語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又無其意何
恤於人言夫人言雖未必皆然而疑似則有以致謗
人必貪財也而後人疑其盜人必好色也而後人疑
其淫何者未置此司則無此謗豈去歲之人皆忠厚
而今歲之人皆浮虛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
器又曰必也正名乎今陛下操其器而諱其事有其
名而辭其意雖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千金以募人
人必不信謗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
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驅鷹犬
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
操網罟而入江海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網罟而
人自信故臣以爲消讒慮以召和氣復人心而安國

本則莫若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夫陛下之所以創此
司者不過以興利除害罷之利不興害不除則勿罷
罷之而天下悅人心安興利除害無所不可則何苦
而不罷陛下欲去積弊而立法必使宰相熟議而後
行事若不由中書則是亂世之法聖君賢相夫豈其
然必若立法不免由中書熟議不免使宰相則此司
之設無乃冗長而無名智者所圖貴於無迹漢之文
景紀無可書之事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而天下
之言治者與文景言賢者與房杜蓋事已立而迹不
見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豈惟
用兵事莫不然今所圖者萬分未獲其一也而迹之
布於天下已若泥中之鬪獸亦可謂拙謀矣陛下誠
欲富國擢三司官屬與漕運使副而陛下與二三大
臣孜孜講求磨以歲月則積弊自去而人不知但恐

立志不堅中道而廢孟子有言其進銳者其退速若
有始有卒自可徐徐十年之後何事不立孔子曰欲
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使孔子而非聖人則
此言亦不可用書曰謀及卿士至于庶人翕然大同
乃底元吉若逆多而從少則靜吉而作凶今自宰相
大臣既已辭免不為則外之議論斷亦可知宰相人
臣也且不欲以此自污陛下獨安受其名而不辭非
臣愚之所識也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效茫
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繕祠部五千耳以此為
術其誰不能且遣使縱橫本非令典漢武遣綉衣直
指順帝遣八使皆以守宰旅籍出於無術行此下策
文帝元嘉之政比於文景當時責成郡縣未嘗遣使
及至孝武以郡縣遲緩始命臺使督之以至蕭齊此
弊不革故景陵王子良上疏極言其弊以謂此等朝

辭禁門情態即異暮宿州縣威福便行驅迫郵傳折辱守宰公私煩擾民不聊生唐開元中宇文融奏置勸農判官使裴寬等二十九人分行天下招携戶口檢責漏田時張說揚揚皇甫憬揚相如皆以爲不便而相繼罷黜雖得戶八十餘萬皆州縣希旨以主爲客以少爲多及使百官集議都省而公卿以下懼融威勢不敢異辭陛下讀之觀其所行爲是爲否近者均稅寬恤冠蓋相望朝廷已旋覺其非而天下至今以爲謗曾未數歲是非較然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且其所遣尤不適宜事少而負多人輕而權重則人多不服或致侮慢以興爭事少而負多則無以爲功必須生事以塞責陛下雖嚴賜約束不許邀功然人臣事君之常情不從其令而從其意今朝廷之意好動而惡靜好同而惡異指趣所在誰敢不從

臣恐陛下赤子自此無寧歲矣至於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難何者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秦人之歌曰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漑且糞長我禾黍何嘗言長我粳稻耶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遽信其說即使相視地形萬一官吏苟且信從真謂陛下有意興作上糜帑廩下奪農時堤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天下又平民物滋息四方遺利蓋略盡矣今欲鑿空尋訪水利所謂即鹿無虞豈惟徒勞必大煩擾凡所擘畫利害不問何人小則隨事酬勞大則量材錄用若官私格沮並重行黜降不以赦原若材力不辦興修便許申奏替換賞可謂重罰可謂輕然終不言諸色人妄有申陳或官司誤興工役當得何罪如此則安庸輕剽浮浪姦人自此爭言水利

矣成功則有賞敗事則無誅官司雖知其踈豈可便
行抑退所在追集老少相視可否吏卒所過雞犬一
空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為興役何則格沮之罪重
而誤興之過輕人多愛身勢必如此且古陂廢堰多
為側近冒耕歲月既深已同永業苟欲興復必盡追
收人心或搖甚非善政又有好訟之黨多怨之人妄
言某處可作陂渠規壞所怨田產或指人舊業以為
官陂冒佃之訟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無一事何
苦而行此哉自古役人必用鄉戶猶食之必用五穀
衣之必用桑麻濟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馬
雖其間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終非天下所可常行今
者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是猶見
燕晉之棗栗岷嶺之蹲鴟而欲以廢五穀豈不難哉
又欲官賣所在坊場以充衙前雇直雖有長役更無

酬勞長役所得既微自此必漸衰散則州郡事體憔悴
可知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以從宦於四方者宣
力之餘亦欲取樂此人之至情也若凋弊太甚厨傳
蕭然則似危邦之漏風恐非太平之盛觀且今法令
莫嚴於御軍軍法莫嚴於逃竄禁軍三犯廂軍五犯
大率處死然逃軍常半天下不知雇人為役與廂軍
何異其勢必輕於逃軍則其逃必甚於今日為其官
長不亦難乎近雖使鄉戶頗得雇人然至於所雇逃
亡鄉戶猶任其責令遂兩稅之外別立一科謂之庸
錢以備官雇則雇人之責官所自任矣自唐揚炎廢
租庸調以為兩稅取大曆十四年應干賦斂之數以
立兩稅之額則是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今兩稅
如故柰何復欲取庸聖人之立法必慮萬世豈可於
常稅之外生出科名哉萬一不幸後世有多欲之君

輔之以聚斂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使天下怨毒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又欲使坊郭等第之民與鄉戶均役品官形勢之家與齊民並事其說曰周禮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而漢世宰相之子不免成邊此其所以藉口也古者官養民今者民養官給之以田而不耕勸之以農而不力於是乎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而民無以爲生去爲商賈事勢當耳何名役之且一歲之成不過三日三日之雇其直三百今世三大戶之役自公卿以降無得免者其費豈特三百而已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民所不悅俗所不安縱有經典明文無補於怨若行此二者必怨無疑女戶單丁蓋天民之窮者也古之王者首務恤此而今陛下首欲役之此等苟非戶將絕而未亡則是家有丁而尚幼若假之數歲則

必成丁而就役老死而沒官富有四海忍不加恤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春秋書作丘甲用田賦皆重其始爲民患也青苗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汚吏陛下能保之歟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且東南買絹本用見錢陝西糧草不許折兌朝廷既有著令職司又每舉行然而買絹未嘗不折鹽糧草未嘗不折抄乃知青苗不許抑配之說亦是空文只如治平之初棟刺義勇當時詔旨慰諭明言永不成邊著在簡書有如盟約于今幾日議論已搖或已代還東軍或欲抵換手約束難持豈不明哉縱使此令決行果不抑配計其間願請人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家若自有贏餘何至與官交易此等鞭撻已急則避之以逃亡逃亡之餘則均之

隣保勢有必至理有固然且夫常平之爲法也可謂至矣所守者約而所及者廣借使萬家之邑止有千斛而穀貴之際千斛在市物價自平一市之價既平一邦之食自足無專科乞匄之弊無里正催驅之勞今若變爲青苗家貸一斛則千戶之外孰救其飢且常平官錢常患其少若盡數收糴則無借貸若留充借貸則所糴幾何乃知常平青苗其勢不能兩立壞彼成此所得幾何虧官害民雖悔何逮臣竊計陛下欲考其實則必然問人人知陛下欲力行必謂此法有利無害以臣愚見恐未可憑何以明之臣頃在陝西見刺義勇提舉諸騎臣常觀行愁怨之民哭聲振野當時奉使還者皆言民盡樂爲希合取容自古如此不然則山東之盜二世何緣不覺南詔之敗明皇何緣不知今雖未至於斯亦望陛下審聽而已昔

漢武之世財力匱竭用費人桑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于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孝昭既立學者爭排其說霍光順民所欲從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者此論復興立法之初其說尚淺徒言徒貴就賤用近易遠然而廣置官屬多出緡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爲雖不明言販賣然既已許之變易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者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與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爲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慮此乃捐五百萬緡以與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今有人爲其

主牧牛羊不告其主以一牛而易五羊一牛之失則
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爲勞績陛下以爲壞常平
而言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陛
下天機洞照聖略如神此旨至明豈有不曉必謂已
行之事不欲中變恐天下必以爲執德之不一用人
之不終是以遲留歲月度幾萬一臣切以爲過矣古
之英主無出漢高酈生謀撓楚權欲復六國高祖曰
善趣刻印及聞留侯之言吐哺而罵之曰趣銷印夫
稱善未幾繼之以罵刻印銷印有同兒戲何嘗累高
祖之知人適足明聖人之無我陛下以爲可而行之
知其不可而罷之至聖至明無以加此議者必謂民
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勸陛下堅執不顧期於必行
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僥倖之說陛下若信而用
之則是徇高論而逆至情持空名而邀實禍未及樂

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願結人心者此之謂也士之
進言者爲不少矣亦嘗有以國家之所以存亡曆數
之所以長短告陛下者乎夫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
道德之淺深而不在乎強與弱曆數之所以長短者
在風俗之厚薄而不在乎富與貧道德誠深風俗誠
厚雖貧且弱不害於長而存道德誠淺風俗誠薄雖
富且強不救於短而亡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是
以古之賢君不以弱而亡道德不以貧而傷風俗而
智者觀人之國亦必以此察之齊至強也周公知其
後必有篡弒之臣衛至弱也季子知其後亡吳破楚
入郢而陳大夫逢滑知楚之必復晉武既平吳何曾
知其將亂隋文既平陳房喬知其不久元帝斬郅支
朝呼韓功多於武宣矣偷安而王氏之釁生宣宗收
燕趙復河隍力強於憲武矣銷兵而龐勛之亂起臣

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強使陛下富如隋強如秦西取靈武北取燕薊謂之有功可也而國之長短則不在此夫國之長短如人之壽夭人之壽夭在元氣國之長短在風俗世有尪羸而壽考亦有盛壯而暴亡若元氣猶存則尪羸而無害及其已耗則盛壯而愈危是以善養生者謹起居節飲食導引關節吐故納新不得已而用藥則擇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無害者則五臟和平而壽命長不善養生者薄節謹之功遲吐納之効厭上藥而用下品伐真氣而助強陽根本已危僵仆無日天下之勢與此無殊故臣願陛下愛惜風俗如護元氣古之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衆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闊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彼而易此者顧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曹

叅賢相也曰謹無擾獄市黃霸循吏也曰治道去泰甚或譏謝安以清談廢事安笑曰秦用法吏二世而亡劉晏爲度支專用果銳少年務在急速集事好利之黨相師成風德宗初即位擢崔祐甫爲相祐甫以道德寬大開廣上意故建中之政其聲翕然天下想望庶幾正觀及盧杞爲相諷上以刑名整齊天下馴致澆薄以及播遷我仁祖之御天下也持法至寬用人有叙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然考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其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是以升遐之日天下如喪考妣杜稷長遠終必賴之則仁祖可謂知本矣今議者不察徒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濟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且天

時不齊人誰無過國君含垢至察無徒若陛下多方
包容則人材取次可用必欲廣置耳目務求瑕疵則
人不自安各圖苟免恐非朝廷之福亦豈陛下所願
哉漢文欲用虎圈晉夫釋之以爲利口傷俗今若以
口舌捷給而取士以應對遲鈍而退人以虛誕無實
爲能文以矯激不任爲有德則先王之澤將遂散微
苟欲用之必須歷試雖有卓異之器必有已成之功
一則使其更變而知難事不輕作一則待其功高而
望重人自無辭昔先主以黃忠爲後將軍而諸葛亮
憂其不可以爲忠之名望素非關張之倫若班爵遽
同則必不悅其後關羽果以爲言以黃忠憂勇之姿
以先主君臣之契尚復慮此而況其他世嘗謂漢文
不用賈生以爲深恨臣嘗推究其旨切謂不然賈生
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時之良策然請爲屬國欲

係單于則是處士之大言少年之銳氣昔高祖以三
十萬衆困於平城當時將相羣臣豈無賈生之比三
表五餌人知其踈而欲以困中行說尤不可信矣兵
凶器也而易之正如趙括之輕秦李信之易楚若文
帝亟用其說則天下殆將不安使賈生嘗歷艱難亦
必自悔其說施之晚歲其術必精不幸喪亡非意所
及不然文帝豈弃才之主絳灌豈蔽賢之士至於晁
錯尤號刻薄文帝之世止於太子象令而景帝旣立
以爲御史大夫申屠賢相發憤而死滋更政令天下
騷然及至七國發難而錯之術亦窮矣文景優劣於
此可見大抵名器爵祿人所奔趨必積勞而後遷以
明持久而難得則人各安其分不敢躁求今若多開
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其得
者旣不以僥倖自名則不得者必皆以沉淪爲恨使

天下常調舉生妄心耻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選人之改京官常須十年以上荐更險阻計新毫釐其間一事聾牙常至終身淪弃今乃以一言之薦舉而予之猶恐未稱章服隨至使積勞久次而得者何以厭服哉夫常調之人非守則令負多闕以久已患之不可復開多門以待巧進若巧者侵奪已甚則拙者迫隘無聊利害相形不得不察故近歲朴拙之人愈少而巧佞之士益多惟陛下重之惜之哀之救之如近日三司獻言使天下郡選一人催驅三司文字許之先次指射以酬其勞則是數年之後審官吏部又有三百餘人得先占闕常調待次不其愈難此外幹當發運均輸按行農田水利已振監司之體各懷進用之心轉對者望以稱旨而驟遷奏課者求為優等而速化相勝以力相高以有而名實亂矣惟陛下以簡易為法以清淨為心使姦無所緣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厚風俗者此之謂也古者建國使內外相制輕重相權如周如唐則外重而內輕如秦如魏則外輕而內重內重之弊必有姦臣指鹿之患外重之弊必有大國問鼎之憂聖人方盛而慮衰常先立法以救弊我國家祖賦總於計省重兵聚於京師以古揆今則似內重恭惟祖宗所以深計而預慮固非小臣所能臆度而周知然觀其委任臺諫之一端則是聖人過防之至計歷觀秦漢以及五代諫諍而死蓋數百人而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風來所繫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聖人深意流俗豈知蓋擢用臺諫未必皆賢所

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姦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夫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細密朝廷清明所謂姦臣萬無此理然養猫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猫蓄狗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蓄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爲子孫古萬世之防朝廷紀綱孰大於此臣自幼小所記及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及至英廟之初始建稱親之議本非人主大過亦無禮典明文徒以衆心未安公議不允當時臺諫以死爭之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可知矣相顧不發中外失望夫彈劾積威之後雖庸人可以奮揚風采消委之餘雖豪傑有所不能振起

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爲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綱紀一廢何事不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歟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臣始讀此書疑其太過以謂鄙夫之患失不過備位而苟容及觀李斯憂蒙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盧杞憂李懷光之數其惡則悞德宗以再亂其心本生於患失其禍乃至於喪邦孔子之言良不爲過是以知爲國者平居必常有忘軀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徇義守死之臣苟平居若不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人臣苟皆如此天下亦曰殆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如和羹同如濟水故孫寶有言周公上聖召公大賢猶不相悅著於經典兩不相損晉之王導可謂元臣每與客言舉坐稱善而王述不悅以爲人非堯舜安得每

事盡善導亦歛衽謝之若使言無不同意無不合更
唱迭和何者非賢萬一有小人居其間則人主何緣
得知覺臣之所謂存紀綱者此之謂也臣非敢歷詆
新政苟爲異論如近日裁減皇族恩例刊定任子條
式脩營器械閱習鼓旗皆陛下神筭之至明乾剛之
必斷物議旣允臣安敢有辭然至於所獻三言則非
臣之私見中外所病其誰不知昔禹戒舜曰無若丹
朱傲惟慢遊是好舜豈有是哉周公戒成王曰無若
商王受之迷亂酒于酒德成王豈有是哉周昌以漢
高爲桀紂劉毅以晉武爲威靈當時人君曾莫之罪而
書之史冊以爲美談使臣所獻三言皆朝廷未嘗有
此則天下之幸臣與有焉若有萬一似之則陛下安
可不察然而臣之爲計可謂愚矣以螻蟻之命試雷
霆之威積其狂愚豈可屢赦大則身首異處破壞家

門小則削籍投荒流離道路雖然陛下必不爲此何
也臣天賦至愚篤於自信向者與議學校貢舉首違
大臣本意已期竄逐敢意自全而陛下獨然其言曲
賜召對從容久之至謂臣曰方今政令得失安在雖
朕過失指陳可也臣即對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
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速進
人太銳聽言太廣又俾具述所以然之狀陛下領之
曰卿所獻三言朕當熟思之臣之狂愚非獨今日陛
下容之久矣豈有容之於始而不赦之於終恃此而
言所以不懼臣之所懼者譏刺旣衆怨仇實多必將
詆臣以深文中臣以危法使陛下雖欲赦臣而不可
得豈不殆哉死亡不辭但恐天下以臣爲戒無復言
者是以思之經月夜以繼日書成復毀至于再三感
陛下聽其一言懷不能已卒吐其說惟陛下憐其愚

忠而卒赦之不勝俯伏待罪憂恐之至

上梅直講書

蘇軾

某官執事每讀詩至鷓鴣讀書至君奭常竊悲周公之不遇及觀孔子厄於陳蔡之間而弦歌之聲不絕顏淵仲由之徒相與問荅夫子曰匪兇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為至此顏淵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子油然而笑曰回使爾多財吾為爾宰夫天下雖不能容而其徒自足以相樂如此乃今知周公之富貴有不知夫子之貧賤夫以召公之賢以管蔡之親而不知其心則周公誰與樂其富貴而夫子之所與共貧賤者皆天下之賢才則亦足與樂乎此矣軾七八歲時始知讀書聞今天下有歐陽公者其為人如古孟軻韓愈之徒而又有梅公者從之游而與之上下其

議論其後益壯始能讀其文辭想見其為人意其飄然脫去世俗之樂而自樂其樂也方學為對偶聲律之文求斗升之祿自度無以進見於諸公之間來京師逾年未嘗窺其門今年春天下之士羣至于禮部執事與歐陽公實親試之誠不自意獲在第二既而聞之人執事愛其文以為有孟軻之風而歐陽公亦以其能不為世俗之文也而取焉是以此非左右為之先容非親舊為之請屬而向之十餘年間聞其名而不得見者一朝為知己退而思之人不可以苟富貴亦不可以徒貧賤有大賢焉而為其徒則亦足恃矣苟其僥倖一時之幸從車騎數十人使閭巷小民聚觀而贊歎之亦何以易此樂也傳曰不怨天不尤人蓋優哉游哉可以卒歲執事名滿天下而位不過五品其容色溫然而不怒其文章寬厚淳朴而無

然言此必有所樂乎斯道也軾願聞焉

代張將軍諫用兵書

蘇軾

臣聞好兵者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
賊民之害亦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夫
惟聖人之兵皆出於不得已故其勝也享安全之福
其不勝也必無意外之患後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已
故其勝也則變遲而禍大其不勝也則變速而禍小
是以聖人不計勝負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禍何者興
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者七十萬家
內則府庫空虛外則百姓窮匱飢寒逼迫其後必有
盜賊之憂死傷愁怨其終必致水旱之報上則將帥
擁衆有跋扈之心下則士衆久役有潰叛之志變故
百出皆由用兵至於興事首議之人真諫尤重蓋以
平民無故緣兵而死怨氣充積必有任其咎者是以

聖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自古人主好動
干戈由敗而亡者不可勝數臣今不敢復言請為陛
下言其勝者秦始皇既平六國復事胡越戍役之患
被於四海雖拓地千里遠過三代而墳土未乾天下
怨叛二世被害子嬰被擒滅亡之酷自古所未嘗有
也漢武帝承文景富溢之餘首挑匈奴兵連不解遂
使侵尋及於諸國歲歲調發所向成功建元之間兵
禍始作是時蚩尤旗出長與天等其春戾太子生自
是師行三十餘年死者無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
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班固以為太子生長於兵
與之終始帝雖悔悟自克而歿身之恨已無及矣隋
文帝既下江南繼事夷狄煬帝嗣位此心不衰皆能
誅滅疆國威震萬里然而民怨盜起亡不旋踵唐太
宗神武無敵尤喜用兵既已破滅突厥高昌吐谷渾

等猶且未厭親駕遼東皆志在立功非不得已而用
其後武氏之難唐室陵遲不絕如綫蓋用兵之禍物
理難逃不然太宗仁聖寬厚克己裕人幾至刑措而
一傳之後子孫塗炭此豈爲善之報也哉由此觀之
漢唐用兵於寬仁之後故其勝而僅存秦隋用兵於
殘暴之餘故其勝而遂滅臣每讀書至此未嘗不掩
卷流涕傷其計之過也若使此四君者方其用兵之
初隨即敗衄惕然戒懼知用兵之難則禍敗之興當
不至此不幸每舉輒勝故使徂於功利慮患不深臣
故曰勝則變遲而禍大不勝則變速而禍小不可不
察也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無意於兵將士惰偷兵
革朽鈍元昊乘間竊發西鄙延安涇原麟府之間敗
者三四所喪動以萬計而海內晏然兵休事已而民
無恐言國無遺患何者天下臣庶知其無好兵之心

天地鬼神諒其有不得已之實故也今陛下天錫勇
智意在富強即位以來繕甲治兵伺候鄰國群臣百
僚窺見此指多言用兵其始也弼臣執國命者無憂
深思遠之心樞臣當國論者無慮害持難之識在臺
諫之職者無獻替納忠之議從微至著遂成厲階既
而薛向爲橫山之謀韓絳效深入之計陳升之呂公
弼等陰與之協力師徒喪敗財用耗屈較之寶元慶
曆之敗不及十一然而天怒人怨邊兵背叛京師騷
然陛下爲之旰食者累月何者用兵之端陛下作之
是以吏士無怒敵之意而不直陛下也尚賴祖宗積
累之厚皇天保佑之深故使兵出無功感悟聖意然
淺見之士方且以敗爲耻力欲求勝以稱上心於是
王韶結禍於熙河章惇造釁於梅山熊本發難於喻
瀘然此等皆戕賊已降俘累老弱困弊腹心而取空

虛無用之地以爲武功使陛下受此虛名而忽於實禍勉彊砥礪奮於功名故沈起劉彞復發於安南使十餘萬人暴露瘡毒死者十而五六道路之人斃於輸送貲糧器械不見敵而盡以爲用兵之意必且少衰而李憲之師復出於洸州矣今師徒克捷銳氣方盛陛下喜於一勝必有輕視四夷陵侮敵國之意天意難測臣實畏之且夫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耳至於遠方之民肝腦屠於白刃筋骨絕於餽餉流離破產鬻賣男女薰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牛羊剗鬻魚鼈以爲膳羞食者甚美死者甚苦使陛下下見其號呼於挺刃之下宛轉於刀凡之間雖八珍之羹必將投筋而不忍食而况用人之命以爲耳目

之觀乎且使陛下將卒精彊府庫充實如秦漢隋唐之君旣勝之後禍亂方興尚不可救而况所在將吏罷軟凡庸較之古人萬萬不逮而數年以來公私窘乏內府累世之積掃地無餘州郡征稅之儲上供殆盡百官俸廩僅而能繼南郊賞給久而未辦以此舉動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矣且飢疫之後所在盜賊蠡起京東河北尤不可言若軍事一興橫歛隨作民窮而無告其勢不爲大盜無以自全邊事方深內憂復起則勝廣之形將在於此此老臣所以終夜不寐臨食而歎至於慟哭而不能自止也且臣聞之凡舉大事必順天心天之所向以之舉事必成天之所背以之舉事必敗蓋天心向背之迹見於災祥豐歉之間今自近歲日蝕星變地震山崩水旱癘疫連年不解民死將半天心之向背可以見矣而陛下方且斷

然不顧興事不已譬如人子得過於父母惟有恭順
靜思引咎自責庶幾可解今乃紛然詰責奴婢恣行
箠楚以此事親未有見赦於父母者故臣願陛下遠
覽前世興亡之迹深察天心向背之理絕意兵革之
事保疆睦鄰安靜無爲固社稷長久之計上以安二
官朝夕之養下以濟四方億兆之命則臣雖老死溝
壑瞑目於地下矣昔漢祖破滅群雄遂有天下光武
百戰百勝祀漢配天然至白登被圍則講和親之議
西域請吏則出謝絕之言此二帝者非不知兵也蓋
經變旣多則慮患深遠今陛下深居九重而輕議討
伐老臣庸懦私竊以爲過矣然人臣納說於君因其
旣厭而止之則易爲力迎其方銳而折之則難爲功
凡有血氣之倫皆有好勝之意方其氣之盛也雖布
衣賤士有不可奪自非智識特達度量過人未有能

勇於奮發之中言已從人惟義是聽者也今陛下盛
氣於用武勢不可回臣非不知而獻言不已者誠見
陛下聖德寬大聽納不疑故不敢以衆人好勝之常
心望於陛下且意陛下他日親見用兵之害必將哀
痛悔恨而追咎左右大臣未嘗一言臣亦將老且死
見先帝於地下亦有以藉口矣惟陛下哀而察之

代滕甫辨謗乞郡書

蘇軾

臣聞人情不問賢愚莫不畏天而嚴父然而疾痛則
呼父窮窘則號天蓋情發於中言無所擇豈以號呼
之故謂無嚴畏之心人臣之所患不止於疾痛而所
憂有甚於窮窘若不號呼於君父更將趨赴於何人
伏望聖慈必加憐察臣本無學術亦無材能惟有忠
義之心生而自許昔季孫有言見有禮於其君者事
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

鸚之逐鳥雀也臣雖不肖允蹈斯言但信道直前謂人如已既蒙深知於聖主肯復借交於衆人任其恣愚積成仇怨一自離去左右十有二年浸潤之言何所不有至謂臣陰黨反者故縱罪人若快斯言死未塞責竊伏思宣帝漢之英主也以片言而誅楊惲太宗唐之興王也以單詞而殺劉洎自古忠臣烈士遭時得君而不免於禍者何可勝數而臣獨蒙皇帝陛下始終照察愛惜保全則陛下聖度已過於宣帝太宗而臣之遭逢亦古人所未有日月在上更何憂虞但念世之憎臣者多而臣之賦命至薄積毀銷骨巧言鑠金市虎成於三人投抒起於屢至儻因疑似復致人言至時雖欲自明陛下亦難屢赦是以及今無事之日少陳危苦之詞晉王導乃王導之弟也而不害其爲元臣崔造源休之甥也而不廢其爲宰相臣

與反者義同路人獨於寬大之朝爲臣終身之累亦可悲矣凡今游宦之士稍與貴近之人有葭莩之親半面之舊則所至便蒙異待人亦不敢交攻况臣受知於陛下中興之初效力於衆人未遇之日而乃毀訾不忌踐踏無巖臣何足言有辱天眷此臣所以涕泣而自傷者也今臣既安善地又忝清班非敢別有僥求更思錄用但患難之後積憂傷心風波之間怖畏成疾敢望陛下憫餘生之無幾究前日之異恩或乞移臣淮浙間一小郡稍近墳墓漸謀歸休異日復得以枯朽之餘仰瞻天日之表然後退伏田野自稱老臣追叙始終之遭逢以訖卿隣之父老區區志願亦畢於斯伏願陛下憐其志察其愚而赦其罪臣無任感息知罪激切屏營之至

軾竊以天下之事難於改爲自昔五代之餘文教衰
落風俗靡靡日以塗地聖上慨然太息思有以澄其
源疏其流明詔天下曉諭厥旨於是招來雄俊魁偉
淳厚朴直之士罷去浮巧輕媚叢錯采繡之文將以
追兩漢之餘而漸復三代之故士大夫不深明天子
之心用意過當求深者或至於迂務竒者怪僻而不
可讀餘風未殄新弊復作大者鏤之金石以傳久遠
小者轉相摹寫號稱古文紛紛肆行莫之或禁蓋唐
之古文自韓愈始其後學韓而不至者爲皇甫湜學
皇甫湜而不至者爲孫樵自樵以降無足觀矣伏惟
內翰執事天之所付以收拾先王之遺文天下之所
待以覺悟學者恭承王命親執文柄意其必得天下
之竒士以塞明詔軾也遠方之鄙人居碌碌無所
稱道及來京師久不知名將治行西歸不意執事擢
在第二惟其素所蓄積無以慰士大夫之心是以羣
嘲而聚罵者動滿千百惟恃有執事之知與衆君子
之議論故恬然不以動其心猶幸御試不爲有司之
所排使得措笏跪起謝恩于門下聞之古人士無賢
愚惟其所遇蓋樂毅去燕不復一戰而范蠡去越亦
終不能有所爲軾願長在下風與賓客之末使其區
區之心長有所發夫豈惟軾之幸亦執事將有取之
焉不宣

上耶律中書書

元好問

四月二十有二日門下士太原元好問謹齋沐獻書
中書相公閣下易有之天造草昧君子以經綸伏惟
閣下輔佐王室奄有四方當天造草昧之時極君子
經綸之道凡所以經造功業考定制度者本末次第
宜有成策非門下賤士所敢與聞獨有一事系斯文

爲甚重故不得不爲閣下言之自漢唐以來言良相者在漢則有蕭曹丙魏在唐則有房杜姚宋數公者固有致太平之功而當時百執事之人毗助贊益者亦不爲不多傳記具在蓋可考也夫天下大器非一人之力可舉而國家所以成就人材者亦非一日之事也從古以來士之有立於世必藉學校教育父兄淵源師友講習三者備而後可喻如修明堂總章必得榘楠豫章節目礫砢萬牛挽致之材預爲儲畜數十年之間乃能備一旦之用非若起尋丈之屋榑櫨椳楔極杙薨桶雜出於榆柳槐栢可以朝求而暮足也竊見南中大夫士歸河朔者在所有之聖者之後如衍聖孔公耆舊如馮內翰叔獻梁都運斗南高戶部唐卿王延州從之時輩如平陽王狀元綱東明王狀元鶚濱人王賁臨淄李浩秦人張徽楊英李庭訓

河中李獻卿武安樂夔固安李天翼沛縣劉汝翼齊人謝良弼鄭人呂大鵬山西魏璠澤人李恒簡李禹翼燕人張聖俞太原張緯李謙冀致君張德輝高鳴孟津李蔚真定李治相人胡德珪易州敬鉉雲中李微中山楊果東平李昶西華徐世隆濟陽張輔之燕人曹居一王鑄渾源劉祈及其弟郁李全平定賈庭揚揚恕濟南杜仁傑洛水張仲經虞鄉麻革東明商挺漁陽趙著平陽趙維道汝南楊鴻河中張肅河朔勾龍瀛東勝程思溫及其從弟思忠凡此諸人雖其學業操行參差不齊要之皆天民之秀有用於世者也百年以來教育講習非不至而其所成就者無幾喪亂以來三四十人而止矣夫生之難成之又難乃今不死於兵不死於寒餓造物者挈而授之維新之朝其亦有意乎無意乎誠以閣下之力使脫措使之

辱息奔走之役聚養之分處之學館之奉不必盡具
饘粥足以餬口布絮足以蔽體無甚大費然施之諸
家固已骨而肉之矣他日閣下求百執事之人隨左
右而取之衣冠禮樂紀綱文章盡在於是將不能少
助閣下蕭曹丙魏房杜姚宋之功乎假而不為世用
此諸人者可以立言可以立節不能泯泯默默以與
草木同腐其所以報閣下終始生成之賜者宜如何
哉閣下主盟吾道且樂得賢才而教育之一言之利
一引手之勞宜不為諸生惜也

答董中丞書

吳澂

正月十一日臨川儒生吳澂再拜中丞相公閣下澂
聞學者非以求知於人也欲其德業有於身而已矣
仕者非以自榮其身也欲其惠澤及於人而已矣澂
江南鄙人也自幼讀聖賢之書觀其迹探其心知聖

賢之學得之於心為實德行之於身為實行見之日
用施之家國為實事業資之不敏力之不勤學之四
十年矣而未有成是以日夜孜孜矻矻惟恐無以自
立於已而不敢求用於時也間居方冊中以古之聖
人為師以古之賢人為友而於今世位尊而有德位
卑而有學者皆所願事皆所願交也往年閣下分正
江右側聞閣下之風剛正公廉卓然不倚皎然不滓
特立獨行於衆醉羣迷之中心竊慕焉二年之後始
得與同游之友嘗出入門下者一望道德之光以一
朝之所見而益信二年之所聞未幾澂居山中持喪
而閣下自南豐入覲足跡無復再至閣下之庭勢位
之相懸道里之相隔如九地之視九天無一言可以
達閣下之耳無一字可以達閣下之目疎賤姓名何
翅一草之微意閣下且忘之矣不謂克勤小物過取

其不足而以聞于朝聖上聽言如流賢相急才如渴
繇布衣授七品官成命既頒而閣下又先之以翰墨
敦請敦諭如前代起處士之禮激何人斯而足以當
之夫朝廷用人之不次公卿薦人之不私布衣之受
特知蒙特恩如此近世以來所希有也雖木石猶當
思所以報而况於人乎昔夫子勸漆雕開仕對以吾
斯之未能信而夫子說之何哉說其不自欺也然則
開之可仕不可仕雖夫子不能知惟開自知之耳閣
下之舉古大臣宰相之所爲也激敢不以古賢人君
子之所自處者自勉以事閣下哉邇年習俗日頹儒
者不免事於奔競急於進取媚竈乞墻何所不至今
之大臣宰相當有以微幹其機丕變其俗若俾踈賤
之人驟得美仕非所以遏其徼倖冒進之萌也激以
古之賢人君子自期則其出處進退必有道矣不然

貪榮嗜進亦若而人也閣下奚取焉愛人以德成人
之美是所望於今之大臣宰相能如古人者愛之以
德而成其美豈必其仕哉邵堯夫詩云幸逢堯舜爲
真主且放巢由作外臣激雖不肖願自附於前脩成
之者在閣下激感恩報知非言可殫未繇庭參敢冀
爲家國天下保重臨筆不勝拳拳不宣激再拜

與竇先生書

許衡

老病侵尋歸心急迫思所以上請未得其門也邇來
相從實望見教不意復有引薦之言聞之踉蹌且警
且懼邸舍中懇陳所以不可之故至于再三始蒙惠
許違別三數日復慮他說問之不終前惠是用喋喋
重陳向來懇禱不可意嘗謂天下古今一治一亂治
無常治亂無常亂亂之中有治焉治之中有亂焉亂
極而入於治治極而入於亂亂之終治之始也治之

終亂之始也治亂相循天人交勝天之勝質揜文也人之勝文犯質也天勝不已則復而至於平平則文著而行矣故凡善惡得失之應無妄然者而世謂之治治非一日之爲也其來有素也人勝不已則積而至於偏偏則文沒不用矣故凡善惡得失之迹若謬焉者而世謂之亂亂非一日之爲也其來有素也析而言之有天焉有人焉究而言之莫非命也命之所在時也時之所向勢也勢不可爲時不可犯順而處之則進退出處窮達得喪莫非義也古之所謂聰明睿智者唯能識此也所謂神武而不殺者唯能體此也或者橫加已意欲先天而開之拂時而舉之是握苗也是代大匠斲也握苗則害稼代匠則傷手是豈成已成物之道哉即其違順之名寡乃其吉凶悔吝之多寡也生平拙學認此爲的信而守之罔敢自易

今先生直欲以助長之力擠之傷手之地是果相知者所爲耶無益清朝徒重後悔豈交游之況不足爲之慮耶抑真以樗散爲可用之材也相愛之深未應乃爾若夫春日池塘秋風禾黍夏耒雨蠶老麥收冬將寒困盈箱積門喧童稚架蒲琴書山色水光詩懷酒興拙謀或可以辨此也是以心思意曩日日在此安此樂此言亦此書亦此百周千折必期得此而後已先生不此之助而彼之助是不可其所可而可其所不可也其可哉將愛之實害之萬惟恕察言不能隱禁悚息待罪

入卷十五

本



